

學生自修用書

駢體文作法

上海大東書局發行

序

唐以前文無駢散之分也。自韓愈氏出，起衰八代，號爲古文。學者乃區六朝文爲駢文。於是駢文之勢力，遠不敵散文之高。因陋就簡之流，利散文之可以空疏應也。至詆研究駢文爲玩物喪志，一孔之論，豈得爲平。夫絢空有星日之曜，繡壤有草木之觀，文章之道，發於自外。唐開博學宏詞科，試文多爲駢體。宋則增至十二體，上而詔誥制書，下而贊頌記序，無一非妃四儷六之詞。元明文學退化，駢文漸至衰歇，然亦有一二作家爲之維持於不墜。至清則以駢文名家者，指不勝屈。彬彬郁郁，洵足紹六朝而軼唐宋。近者公家文移，社會應酬，競仿此體，揆諸前範，個越良多。莘莘學子，於何取法。本局有鑒於此，爰請駢文專承數人，於精選歷代駢文讀本外，特編此書，曰肇始知。

濫觴於六經也。曰成立知樹基於騷賦也。曰變遷盛衰剝復所由見也。曰種類曰體格知需用之多方。規則之一定也。曰作法。由門徑而堂室。示以從入之方也。曰評論。曰摘句。掇拾名家精確之說。爲集思廣益之資也。以視四六金鍼四六談塵等之略而不詳。使人窺豹未全者何如。研究駢文者得此編不無小補云。

民國十二年十月沈石民序

駢體文作法目錄

- 第一章 駢文之肇始
- 第二章 駢文之成立
- 第三章 駢文之變遷
- 第四章 駢文之種類
- 第五章 駢文之體格
- 第六章 駢文之作法
- 第七章 駢文之評論
- 第八章 駢文摘句

駢體文作法

第一章 駢文之肇始

駢之爲義。說文。駕兩馬也。管子四稱篇。入則乘等。出則黨駢。注。言貨賄之人。與之入國。則同乘而等。至其出也。又朋黨而駢並。廣韻云。駢竝也。左傳。僖公二十三年。晉公子重耳至曹。曹共公聞其駢脅。注。駢猶比也。亦作駢。文爲錯畫。說文之訓也。釋名。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。合集衆字以成辭義。如文繡然也。合而言之。駢文乃相比相並之文也。其名雖定於後。其義已見於前。試伸其義於下。

文莫古於易。劉勰之原道篇曰。人文之元。肇自太極。幽贊神明。易象惟先。施犧畫其始。仲尼翼其終。而乾坤兩卦。獨制文言。（乾文言曰。元者。善之長也。

亨者。嘉之會也。利者。義之和也。貞者。事之幹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。嘉會足以合禮。利物足以和義。貞固足以幹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。故曰乾元亨利貞。初九曰潛龍勿用。何謂也。子曰。龍德而隱者也。不易乎世。不成乎名。遯世无悶。不見是而无悶。樂則行之。憂則違之。確乎其不可拔。潛龍也。九二曰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何謂也。子曰。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。庸行之謹。閑邪存其誠。善世而不伐。德博而化。易曰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君德也。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。夕惕若厲。无咎。何謂也。子曰。君子進德修業。忠信所以進德也。修辞立其誠。所以居業也。知至至之。可與幾也。知終終之。可與存義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驕。在下位而不憂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。雖危无咎矣。九四曰或躍在淵。无咎。何謂也。子曰。上上无常。非爲邪也。進退无恆。非離羣也。君子進德修業。欲及時也。故无咎。九五曰飛龍在天。利見大人。何謂也。子曰。同聲相應。

同氣相求。水流溼。火就燥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覩。本乎天者親上。本乎地者親下。則各從其類也。上九曰亢龍有悔。何謂也。子曰貴而无位。高而无民。賢人在下位而无輔。是以動而有悔也。潛龍勿用。下也。見龍在田。時舍也。終日乾乾。行事也。或躍在淵。自試也。飛龍在天。上治也。亢龍有悔。窮之災也。乾元用九。天下治也。潛龍勿用。陽氣潛藏。見龍在田。天下文明。終日乾乾。與時偕行。或躍在淵。乾道乃革。飛龍在天。乃位乎天德。亢龍有悔。與時偕極。乾元用九。乃見天則。乾元者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。不言所利。大矣哉。大哉乾乎。剛健中正。純粹精也。六爻發揮。旁通情也。時乘六龍。以御天也。雲行雨施。天下平也。君子以成德爲行。日可見之行也。潛之爲言也。隱而未見。行而未成。是以君子弗用也。君子學以聚之。問以辯之。寬以居之。仁以行之。易曰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君德也。九三重剛而不

中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田。故乾因其時而惕。雖危无咎矣。九四重剛而不中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田。中不在人。故或之。或之者。疑之也。故无咎。夫大人者。與天地合其德。與日月合其明。與四時合其序。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違。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弗違。而況於人乎。況於鬼神乎。亢之爲言也。知進而不知退。知存而不知亡。知得而不知喪。其唯聖人乎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。其唯聖人乎。（坤文言曰。坤至柔而動也剛。至靜而德方。後得主而有常。含萬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順乎。承天而時行。積善之家。必有餘慶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餘殃。臣弑其君。子弑其父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其所以由來者漸矣。由辯之不早辯也。易曰。履霜。堅冰至。蓋言順也。直其正也。方其義也。君子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敬義立而德不孤。直方大。不習无不利。則不疑其所行也。陰雖有美。含之以從王事。弗敢成也。地道也。妻道也。臣道也。地道無成而

代有終也。天地變化。草木蕃。天地閉。賢人隱。易曰括囊无咎无譽。蓋言謹也。君子黃中通理。正位居體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。發於事業。美之至也。陰疑於陽必戰。爲其嫌於无陽也。故稱龍焉。猶未離其類也。故稱血焉。夫玄黃者。天地之雜也。天玄而地黃。至其見於他經者。詩則斷壺剝棗。築場圃。納禾稼。而唯鳩君子。喬木游女。固比興相承也。書則九州四隩。滿招損謙受益。而嵎夷暘谷。西成南訛。亦隔行懸合也。禮則三百三千。多連類並舉之言。春秋則一筆一削。本屬事比辭之旨。而論孟兩書。爲門弟子所紀載。如入孝出弟。愛衆親仁。慎終追遠。道政齊刑。春耕秋斂。水深火熱。冬日飲湯。夏日飲水。性猶杞柳。義猶桮棬等。皆不離乎此類。當時所謂文言。卽今日所謂偶語也。誠以造化賦形。支體必雙。神理爲用。事不孤立。況夫文辭所出。運裁百慮。正反同異。相須相因。自然成對。句句相銜。字字相儷。雖句字相殊。而偶意則一。自

後世有文筆之分。以有韻者爲文。無韻者爲筆。若易之「雲從龍。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覩。」論語之「道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有恥且格」等語。不皆爲有韻之文耶。阮文達韻說有云。文言固有韻矣。而亦有平仄聲音焉。卽指此而言。蓋天然之韻。自聖發之。所謂不思而得。不勉而中者也。則以孔子文言爲駢文之初祖。不得謂之無據之論矣。

第二章 駢文之成立

上言孔子文言。爲後世駢文之肇始。其中奇偶之相生。聲音之適協。行乎其間。所不得不行。止乎其所不得不止。此非聖人有意爲之也。至竭意匠之經營。而組織其語。以成爲有韻之文者。莫如離騷。如「名余曰正則兮。字余曰靈均。」「朝搴阰之木蘭兮。夕搴洲之宿莽。」「余旣滋蘭之九畹兮。又樹蕙之百畝。」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。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「屈心而抑志兮。忍

尤而攘詬。」「制芰荷以爲衣兮。集芙蓉以爲裳。」「朝發軔於蒼梧兮。夕余至於縣圃。」「飲余馬於咸池兮。總余轡乎扶桑。」「前望舒使前驅兮。後飛廉使奔屬。」「夕歸次於窮石兮。朝濯髮於洧槃。」「說操築於傅巖兮。武丁用而不疑。呂望之鼓刀兮。遭周文而得舉。甯戚之謳歌兮。齊桓聞以該輔。」九歌中如「瑤席兮玉璫。」「奠桂酒兮椒漿。」「揚枹兮拊鼓。」「桂櫂兮蘭枻。」「斲冰兮積雪。」「沅有芷兮澧有蘭。」「桂棟兮蘭橈。」「櫟何爲乎庭中。蛟何爲乎水裔。」「青雲衣兮白霓裳。」「乘赤豹兮從文狸。」「左驂殪兮右刃傷。」「靈輿兩輪兮繫四馬。」「春蘭兮秋鞠。」「成禮兮會鼓。傳芭兮代舞。」等句。或兩句爲偶。或一句中自相爲偶。或隔行對舉而亦成爲偶。隱耀深華。驚采絕艷。賦繼孫卿之後。詞開宋玉之先。是以聖經賢傳。六藝於以分途。文苑詞林。萬世咸歸園範。洎夫卯金應運。聿崇

文治鄒陽枚乘。並轡漢京。相如子雲。接踵巴蜀。中興以後。復有孟堅季長之倫。平子敬通之輩。綜兩京文賦諸家。如谷永王褒劉向蔡邕仲長統等。莫不洞穴經史。鑽研六書。耀采騰文。郁郁彬彬。沿及魏晉。鄴下七子。朋興一時。子桓子建。兄弟兩難。太康之際。三張二陸。一左兩潘。亦皆各有造述。文質相宣。聲情克稱。蓋自戰國以迄兩晉。實爲駢文漸次成立之時代。茲特舉證於下。

西漢文

獄中上梁王書

鄒陽

臣聞忠無不報。信不見疑。臣嘗以爲然。徒虛語耳。昔荆軻慕燕丹之義。白虹貫日。太子畏之。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。太白蝕昴。昭王疑之。夫精誠變天地。而信不喻兩主。豈不哀哉。今臣盡忠竭誠。畢議願知。左右不明。卒從吏訊。爲世所疑。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。而燕秦不寤也。願大王熟察之。昔玉人獻

寶。楚王刖之。李斯竭忠。胡亥極刑。是以箕子陽狂。接輿避世。恐遭此患也。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。而後楚王胡亥之聽。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。臣聞比干剖心。子胥鴟夷。臣始不信。迺今知之。願大王熟察。少加憐焉。語有曰。白頭如新。傾蓋如故。何則。知與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。藉荊軻首以奉丹事。王奢去齊之魏。臨城自剄。以卻齊而存魏。夫王奢樊於期。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。所以去二國。死兩君者。行合於志。而慕義無窮也。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。爲燕尾生。白圭戰亡六城。爲魏取中山。何則。誠有以相知也。蘇秦相燕。人惡之。燕王按劍而怒。食以駃騠。白圭顯於中山。人惡之。於魏文侯。文侯賜以夜光之璧。何則。兩主二臣。剖心析肝相信。豈移於浮辭哉。故女無美惡。入宮見妒。士無賢不肖。入朝見嫉。昔司馬喜臙腳於宋。卒相中山。范雎拉脅折齒於魏。卒爲應侯。此二人者。皆信必然之畫。捐朋黨之私。挾孤獨

之交。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。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。徐衍負石入海。不容身於世。義不苟取。比周於朝。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。繆公委之以政。甯戚飯牛車下。桓公任之以國。此二人者。豈素宦於朝。借譽於左右。然後二主用之哉。感於心。合於行。堅如膠漆。昆弟不能離。豈惑於衆口哉。故偏聽生奸。獨任生亂。昔魯聽季孫之說。逐孔子。宋任子冉之計。囚墨翟。夫以孔墨之辯。不能自免於讒諛。而二國以危。何則。衆口鑠金。積毀銷骨也。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。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。此二國豈係於俗。牽於世。繫奇偏之浮辭哉。公聽竝觀。垂明當世。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。由余子臧是矣。不合則骨肉爲讐敵。朱象管蔡是矣。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。後宋魯之聽。則五伯不足侔。三王易爲也。是以聖王覺寤。捐子之之心。而不說田嘗之賢。封比干之後。修孕婦之墓。故功業覆於天下。何則。欲善無厭也。夫晉文親

其讐。彊伯諸侯。齊桓用其仇。而一匡天下。何則。慈仁嚴勸。誠加於心。不可以虛辭借也。至夫秦用商鞅之法。東弱韓魏。立彊天下。卒車裂之。越用大夫種之謀。禽勁吳。而伯中國。遂誅其身。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。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。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。懷可報之意。披心腹。見情素。墮肝膽。施德厚。終與之窮達。無愛於士。則桀之犬可使吠堯。跖之客可使刺由。何況因萬乘之權。假聖王之資乎。然則荆軻湛七族。要離燔妻子。豈足爲大王道哉。臣聞明月之珠。夜光之璧。以暗投人於道。衆莫不按劍相眄者。何則。無因而至前也。蟠木根柢。輪囷離奇。而爲萬乘器者。以左右先爲之容也。故無因而至前。雖出隨珠和璧。猶結怨而不見德。有人先容。則枯木朽株。樹功而不忘。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。身在貧羸。雖蒙堯舜之術。挾伊管之辯。懷龍逢比干之意。而素無根柢之容。雖竭精神。欲開忠於當世之君。則人主必聽

按劍相晒之迹。是使布衣之士。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。是以聖王制世御俗。獨化於陶鈞之上。而不牽乎卑亂之語。不奪乎衆多之口。故秦皇任中庶子蒙嘉之言。以信荊軻。而匕首竊發。周文王獵涇渭。載呂尙歸。以王天下。秦信左右而亡。周用烏集而王。何則。以其能越轡拘之語。馳域外之議。獨觀乎昭曠之道也。今人主沈詔諛之辭。牽帷牆之制。使不羈之士。與牛驥同皁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。而不留富貴之樂也。臣聞盛飾入朝者。不以私污義。底厲名號者。不以利傷行。故里名勝母。曾子不入。邑號朝歌。墨子回車。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。籠於威重之權。脅於位勢之貴。回面汙行。以事諂諛之人。而求親近於左右。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。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。

諫吳王書

枚乘

臣聞得全者全昌。失全者全亡。舜無立錐之地。以有天下。禹無十戶之聚。以

王諸侯湯武之地。不過百里。上不絕三光之明。下不傷百姓之心者。有王術也。故父子之道。天性也。忠臣不避重誅。以直諫。則事無遺策。功流萬世。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。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。乘言。夫以一縷之任。繫千鈞之重。上懸無極之高。下垂不測之淵。雖甚愚之人。猶知哀其將絕也。馬方駭鼓而驚之。繫方絕。又重鎮之。繫絕於天。不可復結。墜入深淵。難以復出。其出不出。間不容髮。能聽忠臣之言。百舉必脫。必若所欲爲。危於纍卵。難於上天。變所欲爲。易於反掌。安於泰山。今欲極天命之壽。敝無窮之樂。究萬乘之勢。不出反掌之易。以居泰山之安。而欲乘纍卵之危。走上天之難。此愚臣之所以大惑也。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。卻背而走。迹愈多。景愈疾。不如就陰而止。景滅迹絕。欲人勿聞。莫若勿言。欲人勿知。莫若勿爲。欲湯之陰。一人炊之。百人揚之。無益也。不如絕薪止火而已。不絕之於彼。而救之於此。